



第460期

主 编:商 宇  
副 主 编:杨旭军  
名誉主编:了 人  
执行主编:覃蓝蓝



## 遇见大寒 (外一首)

◎ 廖丽雪

多想把你写得  
再暖一些,再亮一些  
像黑夜翅尖的一滴露  
等一场春风,辗转几世奔赴而来

此刻,云朵和天空的蓝是奢侈的  
风正把刀口磨得越来越薄  
却磨不穿一粒雪  
对大地固执地叩问

从小寒走到大寒  
从三九数到五九  
总有什么在暗中凝视——  
比如那只把巢挂在枯枝上的喜鹊  
它一开口,就把远方的灯盏  
喊进我的窗口

四野低垂,万物噤声  
寒冷的意义  
或许是让寒冷覆盖寒冷  
让温暖辨认温暖

无需隐喻了  
你与我,多像同一张焦尾琴上  
两根喑哑的弦  
被同一阵风吹过  
又各自,在寂静里震颤

## 大 寒

我理解的大寒  
不是悬于屋檐的冰刀  
切开刺骨的口子  
是它在腐草上铺成月光  
一个人乘着雪橇  
滑过来

是小雪把冰凉的脸颊埋进他胸口  
随着他  
微微颤栗

一场小雪和大寒,多么笨拙啊  
在私奔的路上  
把风声压得那么低

(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)



◎ 沈嘉祺

秋夜的虫鸣是从《诗经》里漫出来的。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,两千年前的声响穿过时光的缝隙,与这座农村小学的野草丛悄然相合。我刚参加工作就被派到这里支教,九月的夕阳正把最后的炽热泼向大地,齐肩高的野草在操场上立成一片苍青的海洋。风过时,草浪翻涌,像无数戍边的战士在暮色里微微摇晃。

真正的震撼总在夜幕降临后。当疏冷的月光为野草镀上银边,虫鸣便从四面八方升起——不是轻吟浅唱,而是撕心裂肺地呐喊,仿佛要把整个秋天的寂寞都喊破。站在没有灯的操场上,看星子明灭,忽然懂得了什么叫“未见君子,忧心忡忡”。原来,古人望穿的秋水,不只是对某个具体之人的思念,更是灵魂在苍茫天地间,对安顿之处的渴盼。

为驱散这蚀骨的孤独,我开始在《论语》里寻找答案。颜回的“一箪食,一瓢饮”最先击中了我——在漏雨的宿舍就着咸菜啃馒头时,这句古话突然有了温度。渐渐地,孔门弟子都活了过来:曾子的弘毅如远山般沉稳,原宪的守节似寒梅傲雪,就连被斥为“朽木”的宰予,也因那份真实的不完美而可爱起来。

某个黎明前的暗夜里,我竟真的遇见了颜回。在梦的薄雾中,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深色长衫从古里弄走来,衣衫虽破,却纤尘不染。最难忘是他那双眼睛,像被清水洗过的星辰,在清癯的面容上灼灼发光。“小先生来自何地?”他含笑相问。我结结巴巴道出困惑:“我是乡村老师。

## 既见君子

敢问先生,这世间,君子安在?”他沉吟片刻,声音如古琴余韵:“为真理舍生者固是君子,而那些兢兢业业的正直人,那些但行好事的沉默人,那些不断进取的普通人,又何尝不是?君子,多乎哉!”

我心头一震。他似看穿我的心思,朗声道:“你若爱生如子,心中长怀仁德,护佑他们成长,便是君子!”正要辞谢,窗外传来的“砰砰”声将我惊醒。

循声望去,晨曦微光中,一个单薄少年在打球。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操场上回响,或轻或重,或急或缓,像心跳的变奏。最动人的是他投篮的瞬间——跃起,伸展,手腕轻压,整个动作如流水行云。那一刻,他不是在打球,而是在与球共舞,与晨光交融。我不禁喃喃:“小君子。”

后来从保安张姐处得知,这孩子是留守儿童,周末回家帮爷爷奶奶干农活。有次,奶奶突发急病,他竟背着老人走了十几里山路到医院。“到医院时,孩子浑身湿透,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,才十一岁啊。”张姐抹着眼角。

我开始留意这个沉默的男孩。他吃饭总用那个磕痕累累的不锈钢碗,盛上满当当的米饭,埋头吃得专注而迅速。他很少说话,沉稳得超乎年龄,可张姐说,他夜里怕蜘蛛,总要人赶走才敢睡。这种反差让人心疼,又让人莞尔。

放学后的操场是他的王国。有时他坐在长椅上看书,夕阳给他的侧脸镀上金边,书页

翻动的声音轻得像蝴蝶振翅;有时他绕着跑道一圈圈奔跑,汗水在身后洒成看不见的珍珠;更多时候他继续与篮球对话,任晚风撩起衣角,任炊烟在远空写意地画着曲线。那些时刻,天地仿佛都安静下来,陪着他一起自在呼吸。

在他身上,我看到了生命最本真的样子——在沉默中积蓄,在质朴中坚韧。他让我懂得:教育的真谛,不是雕刻完美,而是唤醒本就存在的丰盈。

一年后回到镇中心校,我成了一年级班主任。当第一次举起手问“谁愿意帮忙”时,几十双小手如春笋破土,瞬间把我围成花心。“老师,我我我”的呼喊此起彼伏,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甚至踮着脚拽我的衣角,眼里闪着光。那一刻,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“我心则降”——不是惊天动地的顿悟,而是被最纯粹的善意托起的温柔。

如今再读《诗经·草虫》,终于明白:君子不是遥远的星辰,而是每个平凡人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出的光。从村小到镇中心校,从虫鸣如诉到童声清越,教育从来不是寻找君子的旅程,而是与孩子们并肩,把寻常日子过成君子之境的修行。当四十双小手举向你的瞬间,当篮球在晨曦中划出弧线的时刻,心便降了——降在真实的人间烟火里,降在永恒的师生情谊中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荣昌区峰高中心小学校)

## 陪我打“游戏”通关的人

◎ 欧 璇

养了两个女儿后,我常觉得教育像一场没攻略的游戏,手忙脚乱。直到翻开李镇西老师作品《做最好的家长》,看见那句“女儿生于1987年12月1日”——我一愣,这日子,只比我早了八天。算算年纪,作者该是和我爸同辈,书里的父女日常,像一把钥匙“咔嗒”一声,打开了我记忆的旧木箱。

我爸总夸张地夸我。字写得歪歪扭扭,他说:“清楚,大气!”考试没考好,他指着卷子上的对钩:“居然这么多题都做对了呀!”青春期我嫌自己脸圆,他推推眼镜,认真端详:“哪里圆?这叫福相!”工作后我写文章请他指点,他回复永远热情洋溢:“哇塞!这是我女儿写的?写得这么好,完全不用改!”我笑他太“水”,他嘿嘿一笑:“实话,比我都写得好!”

但我晓得,他比谁都清楚我就是个普通孩子。高三那年,压力最大的时候,我等着他给我打鸡血、定个大目标。他却在一个平常的晚饭时间,轻描淡写地往我碗里夹了块香肠:“别太累,有个学校读就行,大专也不错。”说来奇怪,就因他这句话,我紧绷的弦松了,高三那年心宽体胖长了十斤,高考倒考出了三年最好的成绩。

在家里,我妈是“总指挥”,我爸是我的秘密盟友。他的“童心”让我的童年多了许多色彩。他带我去“转田坎”,在收割后的地里寻宝般刨花生,用长竹竿够树梢上漏摘的柚子……每次玩得满脚稀泥巴,他总抢先在河边帮我“紧急处理”,挤眉弄眼地叮嘱:“莫让你妈晓得哦!”当游戏机被普遍视为“洪水猛兽”时,我家那台小霸王却是我们周末的乐园。我总卡在《魂斗罗》的激光阵,他就教我乱按手柄,一通看似毫无章法的“神操作”,小人竟真被他拖着闯了过去。那一刻,他是我心里最厉害的超人。

最清晰的画面,定格在2006年冬天四川达州火车站的站台。我从北方求学归来,要在达州转车回家。我爸到达州站接我,列车晚点两个多小时。车还没停稳,透过凝满水汽的车窗,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台上那个瘦小单薄的身影。他伸长了脖子,伫立在寒风中,镜片后的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扇车窗。我用力拍窗呼喊,他看见我了,立刻跟着缓缓移动的车厢小跑起来。车门一开,他一把抓过我的背包,用肩膀猛地扛起那个巨大笨重的行李箱,“快,只有七分钟了!”我空着手,追着他奔跑的背影,穿过两道长长的站台。看着

他微驼的背脊扛起几乎与他一般高的箱子,忽然湿了眼眶。这个我一直觉得“文弱”的爸爸,原来这么有力量。

如今,我也成了会在深夜里为育儿焦虑的母亲,才真正读懂了父亲那些“夸张”背后的温柔。他从未指望我成为多么耀眼的作品,只是用他特有的方式让我相信:你这个样子,本来就很好。字不好看,那是风格;考试失利,那是过程;长相普通,那是福气。他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,是一种深植于心的自信——对自己的全然接纳与喜欢。

橘黄的灯光下,我合上李镇西老师的书,看向床上酣睡的两个女儿。父亲教给我的,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,而是一份带着幽默与宽容的“游戏心态”——对世界保持好奇,在困难面前能笑着“乱按”手柄找解法,在那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子里,也总能从边边角角嚼出些甜味来。这就像他当年在游戏里教我的那条“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”的续命秘籍。

现在,轮到我了。我要把这份来自父亲的“游戏攻略”,这份陪伴的力量,温柔地写进女儿们刚刚开始的故事里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长康监狱)

## 静观蜡梅分外香

◎ 莫 测

冬日里,在葳蕤的凤尾竹、柳叶榕、黄葛树的夹道欢迎中,我披着薄薄的晨雾,沐着浅浅的江风去到了静观素心村。不,应该是一种芳香把我吸引去的。什么芳香呢?蜡梅的芳香。

公共汽车从北碚出发,沿着嘉陵江畔一路北行,经过水土至斜石车站下车那儿,是个十字路口。我正疑惑素心村蜡梅园应该走哪条道路时,其中一条路两旁用草绳扎成的一枝枝、一簇簇暗香涌动的蜡梅,便给我指明了前进方向。

蛰伏了多日的太阳善解人意,它拨开晨雾,从东山冉冉升起,一下子把天空照得湛蓝,把露珠照得透亮,把通向素心村的公路照得跟彩虹一样。那些芭茅、构树、串钱柳,以及烤红薯、玉米粑,也在阳光的辉映下,与蜡梅一起金黄了、闪亮了。素心村金子湖畔栽种了148个品种的蜡梅,其中21个品种的名字中含了“金”,如金缕罗裙、金颜卷帘、霞映金杯、金屋藏娇等;有13个品种名字中含了“黄”,如黄玉碗、黄龙潭、黄蜡蛇、杨州黄等。于是,素心村每一寸土地都是金色的、金贵的。尽管已是隆冬时节,站在这儿也感觉不到丝毫寒冷,却有阵阵暖意袭来。

走进蜡梅园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株“蜡梅树王”。它栽种于1910年,高8米,冠宽5米,寿星般仙风道骨,傲然挺立,已在当地一位村

民家里院子里度过了115个春秋。乔迁新居后,它便成了素心蜡梅园的“镇园之宝”。它腰板挺拔,枝丫疏朗,花朵繁茂,浑身充满朝气,与它合影,似乎自己也精神了,健康了。

在素心村的道路、沟坎、岩壁上,都生长着牵牵绊绊的蜡梅树。在蜡梅树的根兜、枝丫、主干上,都开满了蜡梅花。不经意间,便有梅枝撩弄你的秀发,有蜡朵亲吻你的脸庞,有梅香充盈你的鼻翼。侧耳聆听,还有梅语呢喃,还有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颂梅诗在你耳畔萦绕。

蜡梅未开花的时候,叶子像一群群风姿绰约的美少女,片片青春洋溢,张张水嫩丰腴。她们不分白天黑夜,穿梭往来于枝丫间,为蜡梅织出了一件件色泽墨绿、质地朴实的盛装。可是,当蜡梅孕育花骨朵的时候,它却默默地离开了,或萎缩,或枯黄,最后连头也不回就飘然而去,把花儿赤裸裸地留在枝丫上。它是不心疼、不关爱花儿吗?当然不是!它是要给花儿留足更多的空间、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独立,让花儿无拘无束地生长。显然,这也是一种爱,是叶对花的爱,是植物界的大爱。

素心村由梅径、梅岭、梅圃、梅园、梅亭组成了梅海,梅海里有揽梅池、观梅台、思梅亭、梅语廊……当你漫步其间时,似乎在花海中荡舟、漂流、游泳,那一层层、一叠叠、一排排、一



帘帘的蜡梅,就是浪花、波涛、潮流,它一会儿把你淹没于谷底深壑,一会儿又把你推向波峰浪尖。

如今的素心村,变成了香村。它香了山,香了水,香了天,香了地,还香了心情,香了生活。我所看到的每一位村民,不论是种蔬菜的还是卖花儿的,他们都笑得与花儿一样开心,一样灿烂。

突然,有鸟鸣传来,我循声望去,不见鸟儿,却在蜡梅丛里发现了一串翡翠色的绿萼梅。再一抬头,又发现了一串粉红色的榆叶梅。接着,又有三角梅、美人梅,以及红梅竞相冲进我的视线。寒冬到了,玉兰、山杏、茉莉都畏缩枯萎了,只有蜡梅还绽放着。无疑,它们是来为蜡梅作伴的。为蜡梅作伴的,还有那些兴趣盎然的游人,他们从蜡梅盛开陪伴到蜡梅凋谢,最后还要把缕缕梅香揣进怀里,带回家里,放进花儿一样绚丽的日子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公安作家协会会员)